



编者按

人勤春来早，春灌正当时。春灌是土地过冬后喝的“第一口水”，对农作物的生长至关重要。

从手摇辘轳、水车到以抽水机、潜水泵为主的机械浇地，再到如今可以用手机控制的智慧灌溉系统，几十年来，鲁西地区的农业灌溉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这是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与坚守，更是无数劳动人民坚韧与智慧的体现。今天，让我们走进作者曾经亲历的浇地现场，感受春灌的艰辛，也一起见证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科技力量。

□ 刘旭东

2024年3月13日，央视《新闻30分》报道了我的家乡临清市金郝庄镇建设智慧农田灌溉系统的新做法，让我心中充满自豪，也让我想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浇地的经历。抚今追昔，我感慨万千。

浇地，在当年算得上庄稼地里最劳累、最麻烦的活儿。而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，庄稼收不收，收得好不好，浇地灌溉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所以，在农村，种地就要浇地，浇地就要出大力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一

在我们鲁西平原，20世纪70年代之前，浇地工具是辘轳，就是那种利用轮轴原理制成的井上汲水的起重装置。它由辘轳头、支架、井绳、水斗等部件构成。井上竖立辘轳架，上装可用手柄摇转的轴，轴上绕绳索，绳索一端系水斗。摇转手柄，使水斗一起一落，以此提取井水浇灌植物。后来辘轳发展为水车。水车是一种深井汲水工具，使用人力或畜力通过相应装置驱动立轮工作。水车分手摇式和滚轮式，我们当地主要用的是滚轮式水车。这种水车用人力或畜力借助一根长棍推动或拉动滚轮，在滚轮的凹槽上套有粗重的铁链，铁链上安着橡胶做的用来往上带水的硬质“皮钱”。铁链穿过伸入井水中的铁筒子，形成一圈闭合式的链子。滚轮带动铁链上下循环转动，“皮钱”便将井水带到地面上来，通过铁桶子上端的铁簸箕将井水输送到地里。这种装置汲水量很少，对大片的庄稼来说，是杯水车薪。因此，辘轳和水车只能用来浇蔬菜和其他少量农作物。

后来，随着机井的兴起，以辘轳和水车为代表的灌溉工具被以柴油机为主的机械动力代替。我住的村子地处引黄最下游，虽村名为“刘洼”，但只是针对村子的坐落位置而言，周围农田

的地势却相对较高，所以仅有一条沟渠也引不来黄河水，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几十年来就依靠机井浇水灌溉。幸运的是，只用井水浇的土地不仅没有起碱，且作物产量挺高。直到现在，我们那个小村子还在使用机井浇地。当然，近年来，村里已将柴油机、水泵换成了用电带动的潜水泵。一台台柴油机及其配套部件早已被废弃或低价处理了。这是后话。

二

使用机井浇地，安装柴油机和水泵是很费事的。由于地势高，水泵须下卧一丈多深，长长的进水带伸入深深的机井里。地面上卧机器，甚至连机器也要下卧半人深，安装时需要又抬又架不断挪动，两三个汉子得鼓捣半晌。天气暖和时还好些，若赶上天冷，机器不好开，可就难了，常常需要用柴火甚至倒上柴油，将其点燃，烧热机底的机油，再挥动胳膊使出全身气力摇上好几圈，机器才能正常运转起来。



立式水车。 张福禄 摄



智慧灌溉系统。 张振祥 摄

难忘浇地经历

灭了。我怎么也发动不起来，只得回家请来邻居，修理了半天才重新打开，我们只好把那一畦再从头浇起。天太黑了，手电筒一直亮着。我和妻子都挽起裤腿，赤着脚，蹚在夜间冰凉的水里，却又忙得满头大汗，直到天快亮了，才勉强浇完。

浇这一亩多地，竟整整折腾了一夜。天亮了，我们收起工具，已是又累又困，一步也不想挪动。机器不撤，让别家接着用。我们速速回家，来不及做饭、吃饭，各自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白开水，往床上一躺，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多。

三

1989年，我们几家合伙购置了潜水泵。由于当时天气大旱，地下水奇缺，潜水泵上水量很小，有时还断流，浇地的速度很慢。当年，我有一块地，共七亩，三亩种小麦和玉米，四亩种棉花。因地头长，地不平，面积又大，所以迟迟浇不完。七亩地整整浇了三天两夜59个小时。

在这59个小时里，我一直没离开这块地。家里很多事情需要照料，妻子只能抽空过来帮帮我。那时，还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花钱雇人干活，我也不愿麻烦别人来帮忙。于是，我便一个人硬撑着干了下来。漫漫黄土给我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，一张铁锹让我把自身的力量发挥到淋漓尽致，说是超负荷运转一点儿也不夸张。那时兴浇冻水，也就是为小麦冬灌。记得那天很冷，夜里，我在棉袄外面套上了厚厚的大衣，大衣外面再套上雨衣，雨衣外面还裹上了一层塑料布，但仍然冻得不行。脚下湿透了的棉鞋，沾着厚厚的泥块，身上、鞋上都结了冰。空旷的田野里就我自己。累极了、困极了，我就往地头上一躺，闭上眼睛一会儿，却不忘把一只脚伸在田畦里，一旦有水淌过来，我便能感觉到一股凉意，就一骨碌爬起来，迷迷糊糊、摇摇晃晃跑去遥远的地头那儿改浇另一畦。

想当年，浇地的酸甜苦辣，非亲历者难以体会。近年来，在我的老家刘洼村，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，沟渠深了，机井多了，井上也全都安装了深井泵。电闸一合就上水，水量也很大，一个人一张铁锹就能解决问题，根本用不着夜战了。有的井还实行机电双配套，非常方便。浇地这活儿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让人打怵了。但是，每当坐在自家还算丰盛的饭桌前，每当在外边面对杯盘狼藉的残席时，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浇地时的艰辛场景，也总是禁不住念叨那句千古传诵的诗句：

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(有些文字涉及方言，仅用其音)



抽水机汲水春灌。 张福禄 摄

一旦机器开动，那就要连续作战，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停的。因为后面有人排了号等着，不能误了农时。所以，一块地浇不完是不能松劲的，常常是整夜不停。平整的地块好浇些，不太费劲，若地势不平或是庄稼长起来时，浇起来就格外麻烦。一张铁锹左堵右掘，两条腿连跑带颠，没有闲着的时候。还常常要踩进冰凉的泥水里干活。一遍地浇下来，浑身上下溅满了泥和水，四肢又酸又累，像散了架，像得了病，又像打了一场仗。

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9月中旬的一次浇地。我家位于村东的一亩庄稼旱得厉害，需要赶快浇水，但地再少也要费同样的力气安机器。于是，我和另外三家村民一起安装。等抽上水来，已是夜幕降临。我和妻子打着手电筒干活，浇着浇着发现不上水了，跑去一看，原来是连接水泵的传动带断了，便回家找了带卡子接带。接好后，我们又顺着深深的井筒下到离地面五米多深的地方，重新调整、固定好安放那里的水泵。好不容易鼓捣好了，谁知刚刚浇到多半畦时，突然听到响声不正常，于是，我快速跑向机井。机井离地块很远，还没等我跑到，机器就